



## 钱学森同志给夏军研究员的信

夏军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员，今年七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题为《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的论文，引起了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主席钱学森同志的注意。8月8日，钱老亲笔写信给夏研究员，肯定了夏军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发表了他本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意见。夏军研究员的论文，无疑是上海市委党校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钱老的信，则充分体现了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谦虚的态度及其对后来者的厚爱。为此本刊特将钱老的信全文发表。

夏军研究员的论文原文近18000字，本刊虽不是专门的学术期刊，但编者以为，作为本刊主要读者的各级党政干部也很有必要了解一些

重大理论课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培养自己的理论兴趣,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特请夏军研究员撰一短文,扼要地介绍他对于非理性研究的主要成果,以飨读者。

· 编者 ·

夏军教授:

我读了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4期的《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之后,很受教益。因我在近年来一直在探索思维科学的问题,感到人的思维也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今将所见陈述如下,向您请教。

(一)我完全赞同您说的:要区别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后者乃愤世妒俗之议,不足取,但应在社会学中加以研究,搞清其来由。

(二)非理性可分为两大方面,因人的行为有先由人的大脑发出指令,或不通过大脑而行动之别。这后一方面是非理性的,如

1)日常有许多由植物神经控制的动作,象人开步走后,就走下去,身体及腿脚动作是“自发”的。

2)人也会因一时感情冲动而做出行为,也未经思考。

(三)就是经过大脑思维的产物,也不见得都可以称为理性的,因为我们把理性说成是讲道理,能说得清的东西。而要说清,讲道理就必须用逻辑,即大家公认的推理规律,或说必须用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这只是人思维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而这才是道道地地的理性。

(四)大脑活动,除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外,还有

1)做梦,即梦境—这是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2)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

3)灵感思维或顿悟思维。

以上三种大脑活动都说不上说理,所以也是非理性了。

(五)梦的研究在心理学中是个大课题,因而也是非理性的大课题。

(六)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领域中,这两种思维是发明创造的动力,没有它们就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这一点在科技界中是被公认的;大科学家象 A. Einstein 就明确表示过,创造并非逻辑推理之结果,逻辑推理只是用来验证已有的创造设想。

(七)文学艺术更是以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为其全部活动的本质。文学艺术的创造是如此;文学艺术的欣赏也如此。中国的文学艺术讲究意境,如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如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意境的创造,不论在作者还是在读者,都不是靠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

综上所述,非理性的研究决不亚于理性的研究,不论在其内容的丰富,还是在其重要性。忽视它是错误的。因此我向您祝贺,您写了一篇好文章!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3. 8. 8

# 附:《非理性及其研究的可能性》

## 概 述



夏军研究员

通常所说的非理性,只是一个众说不一的泛文化概念。长期以来,人们困扰于对非理性的狭隘、片面的理解之中,从而掩盖了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精神现象和不可取代的认识功能而存在的现实,扼制了对非理性本质及其机理的科学探讨,遮盖住了一个极为广阔的视野。这对于人的精神—思维研究及人文科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

重大的缺憾。

非理性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心理结构与认识结构的内在统一,前者体现为本能意识或无意识,是先天生理机制与后天生存过程中潜在的、不自觉的经验积淀,有时它以莫名的情绪、欲望、梦境等形式出现;后者主要表现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觉、灵感、顿悟等认识形式。两者的形成与运行均不为自觉意识所支配。

理性与非理性构成人的精神与行为的一对基本矛盾。任何精神现象与社会行为,理性都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它们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契合、共同作用的结果。非理性是精神—行为的原驱力,理性则是精神—行为的罗盘。人类的精神史,并非仅仅是一部以理性发展史,而且是一部理性为主导、以非理性为原驱力的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可以重写一部人类精神史。

非理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学术意义。尽管这一研究尚存在着概念的泛化、

语言描述的局限、实证方法的不完备以及对非理性的种种偏见和误解等许多困难,但倘若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容纳当代科学技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中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非理性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作者试图从以往宽泛的、零散的研究中走出来,将非理性作为一个基本的、一般的问题,集中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这已在其即将出版的专著《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中作了初步尝试。这一尝试有可能打破哲学科学中的机械论和独断论,拓展多学科研究,摸索一种大科学研究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提供对人类精神与文明发展的总体认识,因而具有探索、开拓意义。

非理性研究同时还具有极为广泛的实际应用意义。非理性不仅是个思维问题,而且涉及心理、人格与行为;一般非理性以及非理性主义不仅可能成为个人行为的内在要素,而且往往以群体的,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得以表现。诸如:

1、在人类社会发展及经济运行过程中,是依循客观规律行事,还是任凭盲目发展的欲望行事,为使经济无极限地增长,不惜贪婪地攫取自然财富,以致造成资源匮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或者一味追逐经济增长,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社会发展的畸形或失衡。

2、在国际政治—文化领域中,沙文主义的疯狂侵略、种族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对有色人种的野蛮迫害与杀戮、宗教扩张主义的狂热、肆虐于国际社会的暴力与恐怖活动等,都是当代非理性主义政治学说的社会表现。

3、在行为趋向、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等种种社会生活中,非理性常常通过社会心

理、社会情绪表现出来。常见的大众崇洋(如明星崇洋)、模仿与时尚(如奢华消费竞赛)、群体骚乱(如足球场骚乱)等,反映了不为理智控制的情绪与行为。不论在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业,还是在人口密集地区,准确把握社会情绪,控制各种越轨一犯罪行为,防止突发事件,是加强管理与治安,维护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

4、在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中,直觉、灵感、顿悟等非理性认识形式是其不可取代的方式,是科学发明、艺术创作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则是教育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而在判断、选择、决策等理性思维活动中,也需要借重非理性认识形式,同时又必须调适自己的情绪与欲望,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

可见,一般说来,在实际生活中,当理性与非理性能够协调地发生影响,既充分发挥非理性精神层面的作用,又使理性处于主导地位时,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任凭情感、意志、欲望行事,就会产生消极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行为,并不等于非理性主义,这是必须加以区别的;非理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现象,研究非理性,并不等于(或根本谈不上)崇尚非理性,更不等于沿袭西方非理性主义人文学说及某些否定科学与理性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观点。相反,研究非理性的目的,正在于批判非理性主义对于非理性的错误理解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作用,科学地认识非理性的本质和意义,高扬科学与理性,全面把握人的精神本质,充分挖掘人在各个精神层面的潜力,更加自觉地调适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行为,在实践中获得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

(责任编辑 叶明献)